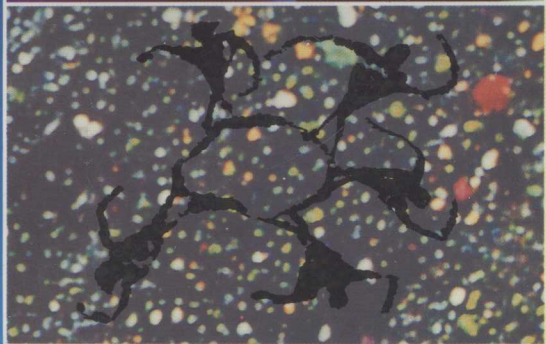


中国神秘数字

张仲谋 著



ZHONGGUO SHENMI SHUZI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神秘数字

张仲谋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德福

中国神秘数字

张仲谋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80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一版 199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 - 81021 - 919 - 7

G·163

定价:7.50 元

目 录

绪论	(1)
释一	(7)
一与浑沌 1=0——七日而浑沌死	(8)
一与道 道无双,故曰一——一指禅之误解——	
唯一与第一	(9)
太一与天帝 太一——太一神——天皇大帝	(11)
太一与日神 太阳崇拜——东皇太一——太一神	(15)
太一与北极星 北极星崇拜——以北极星为太一	(19)
一与帝王 一人、寡人、孤——神话进入政治	(20)
释二	(23)
二分时空 上古一年两季——编年体史书“春秋”——	
上古二方位观念——二方与二季相配	(23)
阴阳二气 史湘云戏说阴阳——阴阳之本义——	
阴阳内涵之转化	(27)
阴阳二爻 天地阴阳说——日月阴阳说——男女阴阳说	(30)
华夏诸神中的对偶神系列 天公地母——伏羲和女娲	
日神羲和与月神嫦娥	(33)
释三	(41)
三者,数之终 原始思维中的三数——三生万物——	

三为全数	(43)
天地人——宇宙三分序列 三皇——三才——三统	(47)
三世循环——古代历史哲学 邹衍五德终始说——	
商鞅三世说——董仲舒三统说——清人三世说	
——宗教三世说	(50)
三与艺术表现规律 听觉艺术(音乐)——视觉艺术(绘画)	
——语言艺术(文学)	(54)
释四	(59)
四与四方位 原始的四数崇拜——四方位之种种	
神化形式	(59)
黄帝四面 古老的神话与理性的误解——其他民族的	
四面神形象——中国的梵天与宇宙树	(62)
四方神与四方风神 甲骨文中的四方神与四方风神——	
神话中的四方神系统——四方系统为五行系统所吞并	(66)
释五	(71)
五指与五数 5=一只手——五为全数——	
五指与五数崇拜	(71)
五方与五方神 由四方到五方——五方帝与五佐神	
——五方天帝	(73)
五行说探微 五行说形成之时代——五行说之本源	
——五行观念形成之过程	(76)
释六	(82)
六方 六为一二三之和——兼三才而两之——天地四方为六	
——六方位观念与六数崇拜	(82)
六方神 六宗与六神——天地四方之神——黄帝六相——	

六天帝说	(85)
周人尚六 《周礼》六官——周制以六为度	(87)
易卦六爻 爻位与爻题——阴爻称六之谜 ——六爻的象征系统	(89)
释七	(91)
七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七数崇拜——礼拜日的由来—— 七日为人的神话——七与人的生理周期	(91)
七的极限性质 神话中的七数结构——七日来复—— 文学中的七数结构	(97)
七的神秘意义探源 天体七曜说——生命周期说—— 空间方位说——商汤七佐与黄帝七辅	(102)
释八	(108)
八卦述要 八卦之结构——八卦歌诀——八卦方位图 ——八卦之象	(108)
八神的历史化 古齐国之八神——八元——八伯 ——八士	(112)
八方与八风 八方与八风神——八风与八节 八风与八病	(118)
释九	(123)
九为龙蛇之形 夏民族与九——楚辞中的九 ——九象龙蛇之说	(123)
九为数之极 九为个位最高数——九为极数 ——九用为虚数——重探《九歌》之谜	(127)
九州 《禹贡》九州——邹衍大九州说——《淮南子》的 世界图式	(134)

九宫 九方与八卦——河图洛书——天地生成数图 ——太乙九宫图	(139)
释十	(145)
十指与十全 四象之和——五方帝与五佐神——十方 ——十指与十全	(145)
十日与十干 十日神话——十干由来—— 上古十月历之谜	(149)
十干与十二支 六十甲子——十干纪日——十干纪年 ——十干纪月——干支纪时表	(153)
释十二	(157)
天之大数 神话与宗教中的圣数——汉代十二神驱鬼之风俗 ——古籍中多用于虚数	(157)
十二月系统 十二数之神秘源于十二月——十二月系统的 形成与发展	(162)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形成于战国——十二生肖的选择排列 ——十二生肖与民间习俗	(168)
释二十八	(174)
二十八宿的产生 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四区星象图 ——天地对应的分野说	(174)
二十八宿的神化 天帝之藩臣——百姓之神明—— 星禽相配的二十八神名	(179)
礼乐制度中的二十八数 明堂二十八柱——天子之车 二十八辂——音律学中的二十八数	(181)
释三十六	(183)

三十六数 形形色色的三十六——三十六用为虚数	
——三十六与七十二的关系	(183)
三十六节 时令之三十六——一岁三十六雨——	
三十六头与三十六节	(187)
三十六国 空间之三十六——海外三十六国之由来	
——四海与九州相乘	(190)
释五十与五十五	(195)
大衍之数五十 天五地十之乘积——	
其他附会之说种种	(195)
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天数地数之和——	
类书五十五部之谜	(198)
七十二补说	(202)
附：闻一多《七十二》	(205)
主要参考书目	(216)
后记	(217)

绪 论

神秘数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一些数字由于和自然界的结构、秩序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它就会被认为是上帝或造物主特别选定的数字。于是人们编造出一些看似追根溯源，实为后起的追加的理性的神话，为这些数字涂上一层又一层的神秘色彩，神秘数字就这样产生了。

因为人类的智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认识世界的过程与界定世界的方式也很接近，所以在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文化区域，会出现共同拥有的神秘数字，如四、七、十、十二等。又因为各个民族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风物，所以会产生某一民族特有的神秘数字。比如在中国，由于五行、八卦学说的盛行，五、八与九等数就具有远远超出西方神秘数字概念的神奇魔力。

神秘数字一旦形成，人们就会在各种场合尽量使用它们，于是它们就成了神话或宗教中的圣数，成了社会制度及各种社会规范的定数，也因此造成了古代典籍中的虚数，与一般语言现象中的套数。

有些论著把神秘数字与模式数字混为一谈，实际这两个概念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来，神秘数字往往会表现为模式数字，模式数字也往往以该数字的原始神秘性为形成依据。然而，不能因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否认或忽视其重要区别。当我们把某个数字视为神秘数字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它的神秘性与文化内涵；而当我们把同一个数字（或某一个数字）称为模式数字时，仅仅是说

它在语言现象中高频率地出现而且往往用为虚数。也许很难把某一数字由神秘数字变为模式数字的转换生成过程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或是把某一数字的神秘性质与模式功能看作体与用的关系，然而，这样的思维取向却有助于扭转把神秘数字与模式数字混为一谈的倾向。

在中国文化史上，神秘数字曾经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自然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全都用得着神秘数字。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可以解释天地之由来、万物之所生，也可以解释历史之演变、朝代之兴废。我们可以看到由神秘数字显示的天地万物生成序列，也可以看到由神秘数字编织起来的静态的与动态的宇宙图式。至于经纬天下、制礼作乐，当然更离不开神秘数字的特殊功能。

让我们来看两段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一见于《周易·系辞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其二见于杜佑《通典》关于明堂建制的描述：

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圆

盖方载，六九之道，八达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官以应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外皆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乡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应节气也。

这两段话，前一段主要是讲易卦筮法，后一段主要是讲明堂建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中国神秘数字，都在这里登场亮相了。看了这样两段话，我们才知道数字会有如此神奇的魔力，而在明堂这一座建筑的设计图背后，竟会包含着如此繁复而神秘的“说法”！

事实上，如果我们充分估计到阴阳五行、八卦九宫、十干十二支等等观念范畴的作用与影响，那么就可以说，神秘数字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数理逻辑或结构骨架。至于它在象数哲学与神秘方术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虽然是消极的，也毕竟是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可以批判却不可一笔抹煞。

在中国，关于神秘数字的研究，是从古籍中的虚数开始的。

先是清代学者汪中（容甫）写了一篇《释三九》，分为上、中、下三篇^①。该文首次提出，古籍中数字有实数与虚数之别，“实数可稽也，虚数不可执也”。如三、九，古籍中往往用为虚数。“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九以见其极多。”这篇文章观点新颖而论证有力，在晚清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少学者因此产生了探究古籍中常用数字的兴趣。俞樾先后作《争臣七人五人三人解》、《作者七人解》，自言“昔汪容甫《述学》有《三九释》三篇，说经者以为通论，余因之有一三五七九之说”。其说略谓：“天下之数，始于一终于九，至十则复为一矣。自一至九，以五为中，自一至五，以三为中，自五至九，以七为中。故古人之辞，言至少

^① 见汪中《述学·内篇》

则曰一，言至多则曰九，举其中则曰五，举其小半则曰三，举其大半则曰七。”^①稍后又有刘师培作《古籍多虚数说》凡六篇^②，对古籍中的虚数类型作了归纳总结。其中还特别提到：“古人于浩繁之数，不能确指其目，则所举之数，或曰三十六，或曰七十二。”虽然尚未探其所以然，但是指出这种现象，对后来的神秘数字研究，显然不无启发。

汪中、俞樾、刘师培等学者关于古籍中虚数的探讨，对现代神秘数字的研究，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因此可视为神秘数字研究的第一阶段。

“五四”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二十余年间，神秘数字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甲骨学、神话学、楚辞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局面。重要文章如：丁山《数名古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于省吾《释一至十之数字》（《双剑谿殷契骈枝》）；郭沫若《释五十》（《甲骨文字研究》）；汤炳正《释四》（《制言》第三十一期）。另外还有关于太一、四方神、十干、十二支等概念的考释，实际也都和神秘数字相关。到了40年代，《国文月刊》先后发表了彭仲铎《释三五九》（第十六期），闻一多等《七十二》（第二十二期），以及郭绍虞《语言中数目字虚义联缀例》（第四十六期）、高名凯《论数词》（第四十七期）、李嘉言《九歌之来源及其篇数》（第五十八期）等文章，使神秘数字研究又出现了一番新气象。彭仲铎《释三五九》一文，通过大量的例证，说明三五九在西周本为礼乐制度之“度数”，至东周乃变为配套使用的“套数”。这篇文章并非专门研究神秘数字，却直接引发了论述神秘数字的名文《七十二》。该文由闻一多先生执笔，季镇淮、何善周诸先生共同参与讨论与起草。它改变了过去单纯地从语言现象出发研究某一数字的方

① 俞樾《春在堂全书·经课续编卷三·作者七人解》。

② 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左庵集卷八·古籍多虚数说》。

法,把“七十二”这个神秘数字的形成时间及形成原因,放在秦汉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从而把“七十二”的来龙去脉,揭示得清清楚楚。在关于中国神秘数字研究的文章系列中,这篇文章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近十多年来,关于神秘数字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热点。因为正逢学术文化除旧布新的契机,又有海外同类论著作为借鉴,所以这一阶段的文章更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庞朴《稷莠集》中的《说“参”》,何新《诸神的起源》中的《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五方帝与五佐神》,萧兵楚辞学系列著作中关于太一、九歌之谜的索解,还有叶舒宪近著《中国神话哲学》中关于四、七的探讨,都有很多新颖别致的见解。另外,杨希枚先生在回归大陆之前,曾经发表了不少关于神秘数字的论著,在这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平。只是因为有关期刊在大陆流传不广,所以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综观上述,关于中国神秘数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积累与探索,也产生了不少较有影响的论著。然而和西方关于神秘数字的研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至今还是研究神秘数字的权威性参考文献。《原始思维》中所提到的乌节尼尔的“杰出著作”《论三》,至今也还没有中译本。要在这一领域赶上西方的研究水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数字介绍到国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

在这本小书中,我试图做到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各个神秘数字的神秘表现,并努力探寻其神秘性质产生的根本原因,以及它们被神化的阶段性表现。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心向往之的目标,实际做起来很难。当我写了几章之后,我才看到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的中译本,其中有这样两句话:“详细阐述数神灵化和神灵化的

过程,并追寻出其特殊的理智动机和宗教动机,肯定是徒劳之举。”^①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老实说,假如在我动笔之前就看到这两句话,我会因为我所崇拜的哲学家如是说而不敢动笔。就是在动笔之后,我也不禁因此而自问,是否有必要“徒劳”数月之心力?当然,一方面因为已经接受了任务,另一方面也为了使自己的一些想法得到交流是正的机会,我还是把它写完了。效果如何,有待于读者的评价。如果能够给读者一些启迪,或是引发读者的兴趣与探索的愿望,我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① 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

释 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多样化了。”^①

在汉语言文化中，作为数目来看：“一”为数之始；作为汉字来说，它也是笔画结构最简单的一个字；但从文化内涵来说，它却是意义最复杂也最难于解说的一个字。现代语言学家刘复（半农）曾计划编一部《中国大辞典》（准确地讲应该叫《汉语大辞典》），为此他准备先写出一部解释“一”的书作为样稿，他把这本书取名为《一雅》，计划分形、音、义、词四部分。据他说，这部书如果写成，至少有一本《国学季刊》那么大，也就是10万字左右的篇幅。在1932年出版的《国学季刊》三卷一期上，发表了刘复的《释一》，那仅仅是关于“一”字意义（不含形、音、词）的部分释文，已经洋洋数万字。刘复的计划没有最后完成，但我们现在看《中文大辞典》中关于“一”的释文，恐怕也不下10万字。关于其他字的释文，在数量篇幅上都很难与它相比。于此可以见出“一”字意义的丰富性或复杂性。另外，钱宝琮先生还写过一篇《太一考》，发表在1932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十二期上。该文主要探讨“一”字的哲学、宗教意义，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这个“一”字提供了不少基本资料，但在今天多学科参照的文化背景下来看，仍然留下很多有待挖掘的余地。两位学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7页

者开辟榛芜之功不可没，而踵武前贤，更进一步，则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应尽的努力。

一与浑沌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他是用最简单的数词来表达最抽象的道理。在这里，“道”是虚的，指自然万物发展的规律，而“一”是实的，指的是宇宙或世界的原初状态，不是与后来万物的二、三并列的一种事物。《周易·系辞传》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按几何级数展开的序列，与老子的宇宙生成模式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它以“太极”兼并了老子的“道”与“一”。它的意思是说，在世界万物由来的认识上，要么是无，或称之为无极而太极，即混沌未分的原始状态，要么即有相反相成的两仪，即阴阳，就好像神话中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一样，有了阴阳两仪，才有后来的万事万物。世界的发展是一个从混沌到有序的过程，作为一个哲学认识论的范畴，“一”代表着上古哲人对宇宙万物起源的认知和把握。“一”就是太极，就是混沌，就是至大无外的宇宙，就是天地未判、万物未生时的宇宙原初状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唐代孔颖达《周易·系辞上疏》说：“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一得为无者，无是虚无。”作为物来讲是无，作为混沌未分的宇宙来讲则是一，从这个角度来看，宇宙的原初状态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 $1=0$ 。中国数学史上的零可谓姗姗来迟，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和零相通的“无”却产生得很早。我向来不承认中国人缺乏思辨力，“无”就是中国古代哲人思维之树上的一朵奇葩。

《庄子》中的神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化了。也许其中很多故事并不是神话，而是庄周杜撰的哲理化的寓言。为了说明原始社

会万物混成的性质，庄周尽量俯就一般人的思维水平，把不好把握的宇宙原初状态加以人格化，并命名为“浑沌”。《应帝王》篇中写道：

南海之帝为儵(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浑沌就是宇宙的原初状态，或者说是天地未分、万物未生时的“零”的状态。《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记》说，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天地浑沌如鸡子”。庄周所描写的浑沌之神，就是这样浑沌状态的人格化。何新先生因为庄子说“中央之帝为浑沌”，遂把浑沌认作五方神之一的中央黄帝，这实在是上了庄子的当，把他的寓言当作庄语了。庄子的儵与忽是时间的代名，浑沌是指空间或物质世界，庄子把时空融合为一个四维空间，是用神话思维的方式来表达理性的认识。这个浑沌之神因为七窍皆无，所以为无；因为浑沌为一体，所以为一；因为阴阳未分，所以称无极；因为阴阳含于其中，所以称太极。表一的壹字本体从壶，从吉，壶者，圆器也，这说明古人在造字的时候，一(壹)和壶、囟囟、浑沌就是相通的。庄子所谓“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日凿一窍”的过程，就是远古世界由浑沌到有序的过程。在庄子看来，“七日而浑沌死”是很可惋惜的事。然而浑沌死矣，天地分也，万物成也，又何必过于留恋那个蒙昧的浑沌世界呢？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的创世神话中，上帝创造世界也是用了七日，这种跨文化的和同呼应现象，应该说并非出于巧合。详见《释七》章。

一 与 道

古代东西方哲人都努力寻求造成世界万物的根本原因。从物